

新时代之光

“我是中国人！”

赵丽宏

我与新中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行走铜钹山

程杨松

山，一座连着一座，宛若浩瀚绿海荡起的一串涟漪，卓然挺立的那座，就叫作铜钹山。路，一弯拐过一弯，犹如沿着涟漪的波纹逆流直上，抵向天际的那段，就去往铜钹山。

夏初的葳蕤袒露在阔野上，铜钹山如约表达一份蒸腾的热情。目力所及，皆是铜钹山涵养的天光云影、山形水色和繁花美树。煦热的光芒，照耀着生机勃勃的铜钹山，汇聚起欢悦律动的节拍，让我听到风吟水唱的歌喉，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

铜钹山，地处广丰之南陲、武夷之北麓，位于赣浙闽三省之交汇，距广丰县城二十七公里，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铜钹山守住了那片堆青叠翠的葱郁秀逸，却也因地处偏远，长时间有着“穷敝困顿”的烙印。“卖货郎、兑黄烟、当挑客、做零工……”那时候就没有我们铜钹山人怯怕过的苦活和重活，更没有我们铜钹山人没干过的脏活和累活。”这次来铜钹山，随行的李老爷子忆及往事神情动容，迷离的双眼分明荡漾着一层湿厚的云雾。

自2016年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以来，短短数年时间，铜钹山、九仙山、悟道尖、龙井瀑布等十处景区就已相继被开发出来，让原汁原味的美丽在保护中立体呈现；小丰、岭底、军潭等数十个美丽乡村，让古色古韵的村庄在传承中诗意变迁；架设起登丰、七星、铁山、大丰等七八个通信基站，让紧跟时代的信号涌进来……

“这些年，管委会的干部们几乎都是迎着朝霞出门，踩着晚露回家。没有项目，就一趟接一趟地跑；没有资金，就一笔一笔地筹。都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过，也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群众也真心好啊，征地迁房，筹资筹劳，没有不支持的。苦心人终不负，有志者事竟成啊！”陪同的明海兄介绍时语声昂然。

当一条绸缎般的油路把铜钹山带至身边和眼前，山外的人才发现，原来山中一直这么美：每一片绿意都是目光追逐的底色，每一朵云彩都是心灵寄托的诗笺……越来越多的游人呼朋引伴成群结簇，不辞偏远纷至沓来，为的只是看看那片天、那座山，只是蹉跎那道梁、那条溪，甚至只为尝尝那些鲜、那些味……更有人来了就好啊，征地迁房，搞投资、办产业、开民宿……就这样心安笃定地把家锁在了铜钹山野上。

当山外的游客带来时代的讯息，带来春天的气息，世居山里的人也才发现，原来山中一直这么好。山中种植的茶、杨梅，岭背饲养的土鸡、山羊，园里侍弄的菜蔬、柚子，溪间捕捞的野鱼、螺蚌……原来这些年，他们一直就痴守着铜钹这座“聚宝山”，而今一缕新风吹拂，为他们吹来了军潭水般滔滔奔涌的客源、财源。

更多的铜钹山人，倚山靠水，顺时就势，相继办起了农家乐。他们把外出打工的身影收回来，把自己新建的居舍

腾出来，拽一片白云就是响亮的招牌，扯一缕清风就是深情的吆喝，掬一捧清波就是动人的歌谣，房前屋后的坡地里种满了令人垂涎的绿色滋味和让人艳羡的山野诗意。那日中午，友人安排在猴孙潭就餐，但见车水马龙，客来客往——这个集中迁建的扶贫新村，总共十一户人家，就有十户已经办起了农家乐，去年有七户年营业收入过了五十万，最早“吃螃蟹”的赖志水家收入突破了八十万！聊起来，实心实眼的赖志水笑笑说，不算啥，军潭村的老彭，一片两层楼的店门，主营广丰山羊宴和铜钹山马家柚，名声比春雷还响亮，年营业收入至少一百五十万！

“这么多的客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叹问道。

明海兄笑道，有集镇的，有县城的，有市区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尤以浙、沪居多。每逢节假日，车水马龙的柏油山路就似一串绵密的音符跳溅在琴弦上，跌宕着山水交融的回响。“如今时代变了，生活富了，交通便了，城里人都爱住山野跑。我们这儿山水养眼，饭菜养胃，环境养心，自然让他们流连忘返。现在的铜钹山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算吃出了滋味、吃出了状态、吃出了境界呵！”明海兄生动洋溢的笑脸，宛似粼粼的波光跳溅在水面上，却撩起了我内心的层层涟漪。

作别铜钹山已近黄昏，夕阳正酹，晚霞如灿，给这片山容水色和村廓田畴镶上一层烂漫的芳菲。在返程的泱泱车流中，从那些尽兴而返的旅人幸福笑脸上，我看到铜钹山更美的未来。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大地

问墨西哥，在玛雅古迹游览时，没有人相信我来自中国大陆。时过境迁，十六年后，坐在南太平洋的海岸上，竟会遇到这么多中国人！

2012年秋天，访问荷兰，有机会去了一趟画家维米尔的故乡代尔夫特。这是一座古老的欧洲小城。在一条显得冷清的小街上，我走进一家书店，本以为在那里很难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没有想到，在书店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陈列着英文版莫言的小说。大红的封面，层层叠叠，堆得像小山。很多荷兰人站在这座小山边，静静地翻阅着。在外国的书店里看到中国的书，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

2017年春天，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我走进那家因电影闻名世界的咖啡馆，一个戴着红帽子，穿着如电影中人物的服务员迎上前来，笑着用中文大声说：“你好！欢迎！恭喜发财！”我发现，咖啡馆里的顾客有一半是中国人。大厅中间最显眼的座位上坐着四个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士，是中国来的旅游者，正轻声用上海话交谈。

2018年夏天，在遥远的智利，我走进大诗人聂鲁达在黑岛的故居。迎接我的智利诗人们微笑着用中文说：“你好！欢迎！”聂鲁达故居博物馆在这里为我举办了一场朗诵会，发布我在智利出版的西班牙语版诗集。在聂鲁达曾经激情吟唱的大海边，人们用西班牙语和汉语朗诵我的诗。这真是梦幻一般的情景。

前不久，我和莫言一起访问阿尔及利亚。在首都阿尔及尔，我们走进一家临街的法语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我们看到很多被译成法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莫言发现两部自己的法译本小说。离开书店时，书店主人大概认出了莫言，大声喊道：“莫言！CHINA！”

如果时光退回到七十年前，谁会想到似乎辽阔神秘的世界会离中国如此近呢？在国外，几乎已经没有机会介绍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人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再说。可是，在我心里，这五个字比从前更使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今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走出国门，骄傲而又自信地向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这样说。所有人类可以到达的地方，中国人都可以到达也应该到达。我相信有这样一天，当‘我是中国人’的声音在远离中国的地方连连响起时，那些蓝色、棕色的、灰色的眼睛再也不会闪烁惊奇。”

三十多年中，我不断有出国访问的机会。当年在异域旅行时的那种孤独感，已经渐行渐远。在很多国家，哪怕是在一些不太著名的小城镇，几乎都会遇见中国人。更让人欣喜的是，到处会有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用流利的汉语大声招呼：“中国人，你好！”

2001年夏天，访问澳大利亚。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维多利亚州菲利普岛，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在一片海滩上聚会，为的是同一个目的：看企鵝登陆。每天晚上，会有大批企鵝从这里上岸。这是澳洲的一个奇观。正在用水泥砌成的梯形看台上，看着夜幕下雪浪翻涌的大海，海和天交融在墨一般漆黑的远方。坐着等待时，听周围人说话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到这里来的人群中，有说英语的，有说法语的，而耳畔最多出现的语言，竟然是中文！而且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中文，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话、东北话、四川话、苏北话，还听到两个老人在说上海话……在远离国土万里之外的海滩上，听到如此丰富多彩的话语，那种奇妙感和亲切感，真是难以言喻。当时想起十六年前我访

洞庭湖畔摆渡人

徐 鲁

部古老的“百科全书”。

“老爹，留床我算是见识过了，听说洞庭湖一带的‘迷魂阵’也非常出名？”我一边用敞口碗喝着豆子芝麻茶，一边又询问道。

一说起“迷魂阵”，老艄公心里就来气。什么是“迷魂阵”呢？就是把连着大片网片的几十根竹篙，牢牢插入湖水或河湾中，围住一片水域，只留出一个人口，围内再安放网兜，只要有猎物误闯进了“迷魂阵”，不管大小，有进无出。在老艄公心里，“迷魂阵”不是打鱼人的正经技能，而是一种浑浑而渔、大小通吃的缺德勾当，要不得！只要他发现哪条河湾、汉港和哪片湖面上布了“迷魂阵”，他就会想方设法去通知镇上的管理人员，赶紧派人来拆除它们。

早些年，老艄公的眼力好，力气也还算大，一两天下来，能处理好几个“迷魂阵”，现在可够呛了。布设“迷魂阵”的家伙一个比一个狡猾，布下的“迷魂阵”也越来越隐蔽。连细伢子都晓得，爷爷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就喜欢一个人“吧嗒吧嗒”地抽着闷烟想心事。

“唉，想起来真叫人好不甘心哪，都是让那些填湖造田的名堂给折腾的，‘崽卖爷田不心痛’咯！”老艄公说。那些年，好像谁都可以任意围湖填起来，变成自家的地坎；还有呢，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那么多的挖沙船、掘土机，还有各种厂子，把湖里湖外搅得乌

三十四年前，我第一次出国。

那天下午，在墨西哥城，我们几个中国作家走进特奥蒂瓦坎古城时，周围几乎没有人影。贯穿古城的大道在暮色中伸向远方，尽头是太阳金字塔，一座古老雄伟的塔。这里吸引了无数外国人的目光。我们在这条大道上行走时，一群穿红着绿的欧洲游客从一座古庙的残垣后面突然走出来，擦身而过时，他们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走近金字塔，已经暮色四合，远方的塔影轮廓模糊了，几乎和深紫色的天空融为一体。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男游客看到我们，微笑着迎上来，表情有点激动，用英语问我们来自哪里，似乎期待我们是他的“老乡”。

“我们是中国人。”我大声回答。

他先是惊愕，然后面露失望之色，匆匆挥了挥手……

离开特奥蒂瓦坎时，我的耳畔老是响着那句话。

这样的提问，那时在国外似乎已听得耳熟了。在美国，在飞越墨西哥湾的美国飞机上，在墨西哥许多吸引国外旅游者的名胜之地，那些美国人、欧洲人，甚至墨西哥本地人，见面总会这样问。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重复了多少遍：“我是中国人。”

静下心来想想，也是事出有因：那时在国外，穿着旅游鞋背着照相机、兴致勃勃飞来飞去到处旅行的黑发黄肤者中，少有中国人——那时候，能出国旅行的中国人，实在少得很，也难怪外国人要惊诧了。

在国外，我喜欢逛书店，也希望在国外的书架上找到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书籍，但结果多是失望。那次在墨西哥城最大的一家书店里，我找遍了所有的书架，只看到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道德经》，是一本薄薄的小书。

和国外的作家交流时也能感到，中国的作家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外国作家也许知道老子孔子，知道李白杜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却所知甚少，连知道鲁迅和巴金的人也不多。

第一次出国，也到了美国。在旧金

傍晚时分，老艄公驾着渡船，把几个进山砍毛竹的山里客送过了桃林河，然后回来接了我和细伢子，到附近的一条港汉里去帮他收“留床”（留，音liú）。

“留床”，就是捕鱼的竹篱子。这是洞庭湖一带老一辈渔民保留下来的古老捕鱼方式，利用江河、湖泊和汉港、塘堰的地势和水流方向，清晨在水下设置“留床”，傍晚来收留床，也叫“起篓子”。如今，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几乎要失传了。

老艄公今天的运气算不错，收获了大半篓子的草鱼和青鱼，还有十来条黄颡鱼。“细伢子蛮有口福，今夜叫她给你和叔叔做黄颡鱼煮豆腐吃咯。”老艄公眉开眼笑。她，是洞庭湖人对年老女性的尊称，这里指细伢子的奶奶。一阵欸乃，和着秧鸡和水鸟的鸣叫，小小渡船在玫瑰色的晚霞里返回了渡口。

山月当空，江声浩荡。老艄公就在渡口生起一小堆渔火，劈啪作响的渔火上架着小小吊锅，吊锅里煮着沸腾的江水，也煮着满湖畔的月色。渔火驱走了夜晚渡口的潮雾寒气，也在告诉那些正在河对岸赶着夜路的山里客——这里有一个腴肥的家，有一个可供你歇一下脚、喝一口热茶的地方。

洞庭湖一带，湖连着湖，江连着江，河湾连着河湾，汉港连着汉港，没有船怎么行呢？有船，就有渡口，大大小小的渡口遍布洞庭湖周围。